

总第194期

2018-6

# 文艺理论与批评

（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CSSCI来源期刊

##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她创作轨迹的转变缩影了中国文学主流从启蒙到革命的深刻转型。同时，丁玲的代表性也来自其一生经历与笔下华章的桴鼓相应——既展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创造新世界”这一理想的全部感召力，也揭示出历史的复杂性与革命的内在困境。今天，丁玲对中国革命的深刻理解和反思，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重新理解和反思这段历史的难以绕过的某种路径。

**Institute of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 Art**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主管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主办



# 目 录 CONTENTS

## 特稿

- 004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笔谈(续二)/金永兵 谢俊 金浪
- 

## 思潮

- 012 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蒋洪生  
030 艺术的罢工:法国五月风暴的美学难题/王璞
- 
- 038 对乌托邦主义的再考察/马海波
- 
- 046 制造“未来”:论历史转折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李静  
063 “现代化”的憧憬与焦虑:“黄金时代”中国科幻想象的展开/张泰旗 李广益
- 
- 080 《创业史》与建国初期的创业史——建国初期文学实践的思想意涵/何浩
- 

## 当代观察

- 095 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贺照田  
117 一支青年广场舞队的生与灭:来自广场边缘的观察和思考/谷李
- 

## 新媒介

- 131 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宫崎骏/谢巍
- 

## 民族、国家与图像

- 138 烈士精神与革命记忆:20世纪诗画中的红棉意象/李若晴
- 

插页/封三 美术作品/张习印 刘卫东 鹿宽 徐诚程 李佳怡 邹晶晶 周娟 孙明媚 廖正定 王雷  
蒋瑛 张立波 王清 陆序彦 唐朝晖 万彤 王春艳 钟敏 张陶 刘志红 马力 赵艳梅 刘文庆 柴晶  
于富业 孟昕 陈彦卿

---



- 004 The Paper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Theory (Further Continued) ..... Jin Yongbing Xie Jun Jin Lang
- 012 The Maoist Movement of Franch: The May Storm and Its Subsequence ..... Jiang Hongsheng
- 030 The Strike of the Art: The Aesthetic Problem of the May Storm of Franch ..... Wang Pu
- 038 A Further Study of Utopianism ..... Ma Haibo
- 046 Manufacturing the "Future": On *Little Smart Rambles into the Future*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History ..... Li Jing
- 063 The Longing and Anxiety of "Modernization": The Unfolding of the Imagination of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in the "Golden Age" ..... Zhang Taiqi Li Guangyi
- 080 *Builders of a New Life* and the History of Building New China—The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of the Literary Practice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New China ..... He Hao
- 095 Is the Knowledge from Society Necessary? How Is It Possible? ..... He Zhaotian
- 117 The Forma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a Square Dance Team of Youth: The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from the Edge of the Square ..... Gu Li
- 138 The Spirit of Martyrs and Memories of Revolution: The Image of Kapok in the Poetry and Painting in the 20th Century ..... Li Ruqing

##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8 年第 6 期 (双月刊)  
(总第 194 期)

邮发代号 82-205 国外代号 BM546  
ISSN1002-9583 CN11-1581/J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主办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编辑、出版 《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  
电话 010-64935584  
地址 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电子邮箱 wenliping1986@126.com

艺术总监 王焕青  
特约编辑 鲁太光 王伟  
责任编辑 杨娟 李静  
技术编辑 丁爱霞  
封面、版式 颜桂娟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零售、代销处 全国各地邮局  
海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399信箱)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定价 18.00元  
出版日期 11月24日



## 作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家的宫崎骏

谢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Umehara Takeshi）教授评价道，宫崎骏的思考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宫崎与其说是导演，还不如说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

### 商品与历史

宫崎骏早年在日本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学部主攻政治经济学。本科四年期间，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并积极靠拢左翼运动，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马克思对商品的思考，深刻地影响了宫崎骏的历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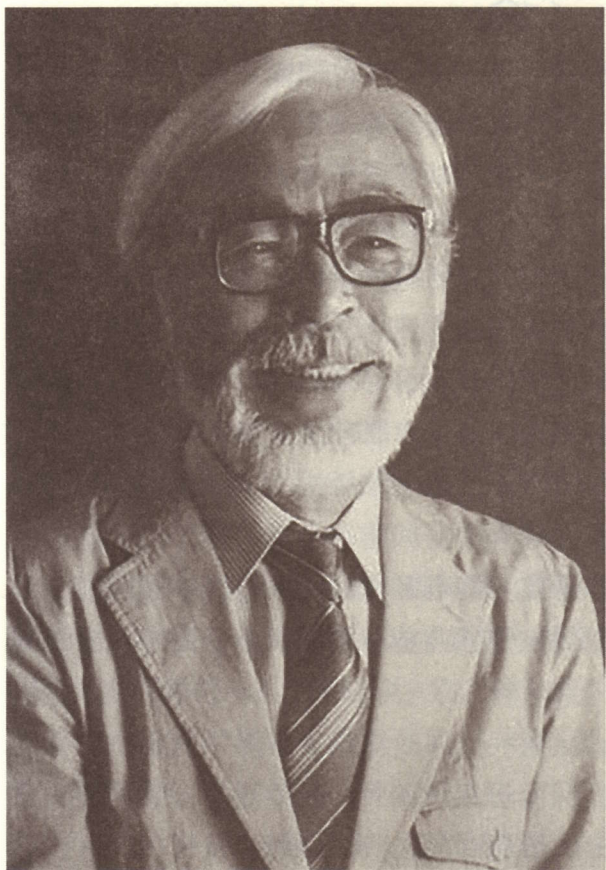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从对商品的思考开始的，而《资本论》则是宫崎骏和柄谷行人这些左翼学生在大学时代埋头苦读的经典。可以说，他们的思考，就是从马克思起步的。马克思认为：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一种活动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一种活动则是追求商品的交换价值。前者指向具体的产品，后者则追求交换的中介——金钱。

人对于具体产品的追求是有限的，这就是马克思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所阐明的，“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这类财产的量不是无限的”<sup>1</sup>，但是，人对于金钱的追求——货币积累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资本主义就是从交换领域，从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中发展出来的。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深刻影响了宫崎骏的历史观，例如，《幽灵公主》

1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8页，注释6。





宫崎骏

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网野善彦（Amino Yoshihiko）的史学观点，指出日本并非农民国家，而是一个从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商业国家，因为与农产品不同，手工业产品的主要功能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交换，因而与农业不同，手工业是为了交换而发展起来的。日本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从15世纪的室町时代开始的。

日本人对自然的残暴始于室町时代。《幽灵公主》（1997年）的舞台是15世纪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和冶铁工厂他塔拉。宫崎骏大胆地打破了由农民、野武士（农民的武装集团）以及武士构成的日本社会构图，因而，《幽灵公主》的主人公是由手工业者构成的。例如，

他塔拉铁匠铺组织起来的，分别从事锻造、铁砂挖掘、烧炭等的劳动者，以及用马或牛运送物资的人，这与以往的日本电影和历史学研究结论是不同的。

《幽灵公主》讲述了“荒山之神”与人类的斗争，实质是以寓言的方式，借15世纪的历史舞台批评当下日本，可以说，当下日本的资本化的社会形态形成于室町时代。在室町时代，商业和金融的出现虽然使社会整体走向富裕，但随着钱的流通，合理计算的流行，人类对于欲望的追求日趋强烈。人类无限制地向山林索要，向海洋索要。日本的农业并非自然发展起来的，而是货币经济的产物——由于种植大米利润高，方才产生了发展农业的想法。于是，湖和泻被改造成水田，正是由于决定农业发展的是商业和利润的需求，而不是社会 and 自然需求，因此，社会作为共同体的价值观逐渐减少，“计算损失和获益”支配了价值观，这就是“荒山之神”——那些守护着因人类的无尽索取而由绿洲变为荒山的神灵们——诅咒报复人类的原因。

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暴力起到了辅助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因为支配社会转变的主导力量是商业和利润，而不是简单的暴力。因此，在宫崎骏看来，室町时代既不是战国时期常备军打组织战的时期，也不是镰仓武士时期，而是走向资本化的社会组织的过渡期。与此同时，以往的观念，例如将新年第一次捕获的鱼供奉给神，表示对神的敬畏，在伐木后植树，作为向自然的回礼等观念，在室町时代逐步消逝了。

在自然之神那里，人、兽、树木的生存价值是同等的，所以，不仅是人类需要生存空间，兽和树木也需要生存空间。时至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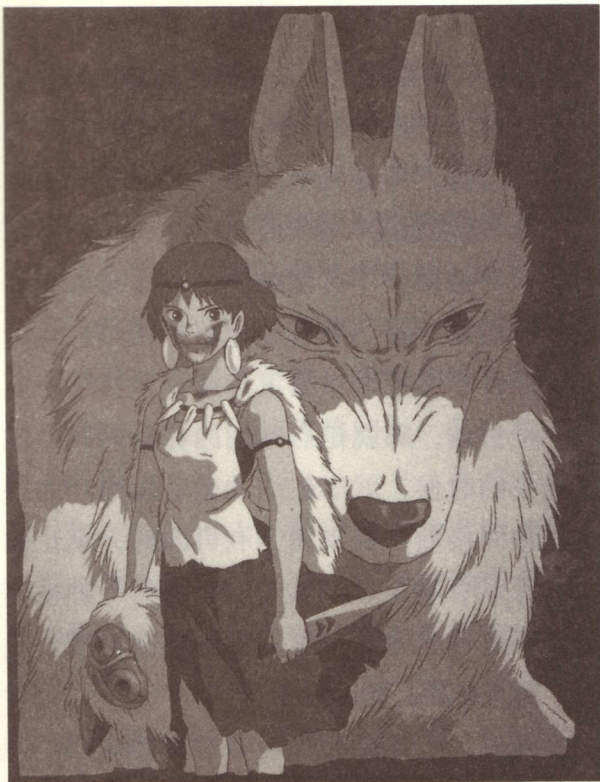
日本人在举行破土仪式及滚石伐木时，还会给神献酒等，举行简单仪式。然而，自室町时代起，日本人的仪式感就变得形同虚设了，即使镰仓时代的佛教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丧失了人与自然众生平等的诉求。

### 劳动与异化

马克思将劳动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这个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于劳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的价值，被理解为“劳动力”的价值，劳动者不再被理解为社会的人、有社会需求的人，而仅仅被理解为“劳动力”，因此，所谓“工资”仅仅是资本对“劳动力”的评价，而不是对劳动者的社会需求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者不被理解为是有社会需求的人，而仅被理解为“人力资源”，它丧失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仅成为“人力资源”统计表上的一个符号。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所谓异化，就是指经济领域从社会领域中独立出来，并与社会相对立。这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土地被仅仅理解为“地租”，自然被理解为利润的来源。二、货币由交往的中介，变成投资生利的“资本”。三、劳动者由社会的人，变成劳动力。

宫崎骏则分析了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的新形式：随着科技和机器体系的发展，生产日益扩大，商品日益丰富，生产活动由人的劳动，逐步变成了以科技发展和机器体系能力的增强为主体。于是，人由生产的主体，变成了消费的主体，也就是说：在劳动者被异化为“劳动力”之后，人又被



《幽灵公主》剧照

从生产者，异化为“消费者”，通过这种“二重异化”，人的本质力量——劳动进一步被边缘化了。

上述思考在宫崎骏的代表作《千与千寻》中得到深刻体现。

误入“神明世界”的10岁女孩荻野千寻，被汤屋（浴场）的主人老魔女汤婆婆的魔法夺走了名字，同时，还面临着像其父母一样，被汤婆婆变成贪婪的猪，最终成为神明们的盘中餐的悲惨命运。而所谓“贪婪的猪”，就是消费社会里人的命运的真实写照。

值得深思的是：在宫崎骏看来，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我们面临的是“二重异化”，于是，摆脱异化，不仅是使劳动者由“劳动力”变成有衣食住穿需求，有审美、道德和思考能力的社会的人，而首先是使人从消费的人



成为劳动的人，即首先是恢复人的劳动能力。于是，在宫崎骏那里，人类自我救赎的过程，不是一个历史进步的过程，而是一个历史“退步”的过程，即首先要努力从“消费社会”退回到“工业社会”和“劳动社会”，即从“消费的人”退回到“劳动的人”，这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第一步。尽管如恩格斯曾说：“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们的劳动的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时，就让你们饿死”<sup>2</sup>，但在宫崎骏看来，那样一种社会里被压迫的劳动者，毕竟还是比消费社会里的“猪”要离人更近一点。

因此，千寻自我救赎的唯一契机是：神明界里有一则通行规则，即只要与汤婆婆签订雇佣合同，在神明界获得一份工作，便可保持人形而不被变为动物。于是，在神明界白龙引导下，胆小得连过黑暗隧道也要牵着母亲手的千寻，在面目狰狞的汤婆婆面前拼命为自己争取，攥紧拳头大声喊道“请给我工作，我要工作”，最终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份在浴场做保洁的工作。

在这个故事里，千寻是通过获得劳动机会才保住了人形，而不被汤婆婆变为消费动物。但是，宫崎骏还有如下叙述：在那个劳动社会里，她只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表格上的一个符号，为了与汤婆婆签订劳动合同，千寻被赋予了名字——“千”——而这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它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感情，什么是智慧，而仅仅是劳动机器上的齿轮或螺丝钉。

在宫崎骏的故事里，人类在神明界待久了，便会忘记自己原来的名字，继而忘记家

人和经历过的一切，满足于“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日子，一心一意为汤婆婆工作——这就是说，人丧失了社会性，而真正的救赎，便是找回自己的名字，找回人的“社会属性”。

这是千寻救赎的第二步：所以，无论是被汤婆婆魔法绑架的白龙（原名赈早见琥珀）还是钱婆婆，都反复叮嘱千寻，“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名字”，“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名字”。通过这个叙述，宫崎骏想要传递的观念是：劳动与做人——成为社会的人，不可分割，在反抗异化的过程中，人要经历从消费者，到劳动力，再到社会的人的辩证历程，或者说，人类社会，要从消费社会，经历劳动社会，向“人的社会化”和“社会化的人类”复归。而这正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格言阐释的深刻命题。

宫崎骏认为，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事实：日本当今的孩子们是在二战结束、经济腾飞之后，在一个消费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这样的孩子没有创造能力，也没有在劳动中与人交往的社会能力，而孩子的问题就是大人的问题，就是社会的问题。不让孩子做家务，只要学习好就行，孩子想要的东西全部给予，认为这就是对孩子的爱。这样做的副作用已经出现了。

宫崎骏还认为，日本当下的问题不是经济陷入低潮，而是教育出了问题，日本是教育失败之国。教育与现实脱节，剥夺了孩子们了解世界、体验世界的权利。孩子们在与真实世界的互动中得到发展的能力，例如应

<sup>2</sup>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3页。





《千与千寻》电影海报

对挑战的能量和活力、好奇心、精气神，被扼杀在教室里，被扼杀在电脑前。要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因材施教，让能学习的孩子学习，对于不想学习的孩子不采用强迫的方式。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充分地了解真实世界，不要扼杀他们超越想象的能力，让孩子劳动。人类是社会的人，必须与社会保持关系，因而人类必须干活。现在的孩子，肉体的成长与社会生活经验之间已经存在鸿沟。因此，尤其需要通过劳动，帮助孩子们与现实世界建立关系。但现实是，电视、游戏等在填满孩子们内心的空隙，使他们认识到虚拟世界比现实有趣。孩子们一旦陷入现实和虚拟的夹缝之中，便有可能成为病理现象。

## 性别与政治

有一篇出自美国观众的影评，在与迪士尼动漫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宫崎骏对女性人物的独特塑造，是宫崎骏动漫的重要魅力。宫崎骏在作品中塑造的日本女性，绝不仅仅是男性的配角。在宫崎骏的价值观里，男女之间并不存在固定差异，女性是社会的一份子，是独立的人，是劳动的人，是有独立经济权的人。

影评首先指出，宫崎骏在对女性人物的塑造上摆脱了俗套，更摆脱了这种俗套背后的“性别的政治”，即女性人物没有迪士尼作品中的“公主病”。因此，宫崎骏动漫是对“迪斯尼性别政治”的挑战。

所谓“迪斯尼性别政治”是指：传统的迪士尼作品长期依赖于“陷入危机的公主”（Damsel in distress）模式，在《睡美人》《白雪公主》以及《灰姑娘》等作品中，女主人公几乎没有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需要王子或英雄来拯救。这种陈旧的公主和王子的童话故事在不断固化性别差异，对刚刚理解男女差异的3至6岁的小观众而言，其影响力是极为强大的，难以消除的。

事实是，男女在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倘若“陷入危机的公主”模式广泛存在于现代社会，那么各国的女性领导人就将是外来生物了。因此，决不能小看“迪斯尼的政治”，只要迪斯尼动漫不放弃对“陷入危机公主”模式的依赖，性别差异的固化就将不断存续。显然，生活在神话中的“陷入危机的公主”，对于女性观众的成长是不利的。

同时，宫崎骏动漫作品的女性人物，其



形象没有被过度商业化。即女性的性别特征，不是使其在商品世界的竞争中胜出的筹码。然而，迪斯尼动漫中的女主人公的裙子和装饰，会在迪斯尼授权的商店里销售。因此，这位作者认为，对于美国孩子来说，宫崎骏动漫对女主人公的塑造，更适合作为女孩子的成长范本。<sup>3</sup>

其次，在宫崎骏动漫中，性别是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束缚人物成长为独立人的阻碍。在迪斯尼动漫中，女性的性别魅力依然是男女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要素。迪斯尼公主始终是以美貌和女性魅力俘获男性之心。迪斯尼公主通过性别魅力拥有改变周边男性的影响力，而男性则在为获得女性青睐的过程中成长为“好人”。在剧中，女主人公不是主体，仅仅是因美貌而令王子着迷的对象，仅仅是促使王子成长的一个诱因，故事的主体是王子。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爱情故事，无论是《美女和野兽》《阿拉丁神灯》，还是《长发公主》，对女主人公的塑造，会使得女性观众在观看后陷入一种错觉，即认为只要不断增加女性魅力，更貌美一些，或家务能力更高一些，就能改变现实生活中的渣男。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以这种错觉为行为指导方针，而忘却了另一个选择，即迅速离开渣男。尽管在近年的迪斯尼作品中，女性逐渐成为故事的主体，并经常出手拯救王子，但公主的行为依然受到与男性关系的影响。然而，在宫崎骏动漫中，女主人公的性别魅力既不是某一种关系的替代物，也不是改变他人的手段。宫崎骏动漫的女性首先是独立的个体，女主人公的行为主要围绕其自身而发展，不过度受到与男性关系的影响。

在宫崎骏看来，人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

不能用好和坏、善与恶来简单框定。在商品社会里，所谓好与坏、美与丑，往往只是为自己赢得竞争优势的手段，因此，在宫崎骏作品中，性别不会给主人公带来好处，但也不会带来被歧视之类的负面结果。女主人公在恋爱之外，有自己的生活。例如，作品《千与千寻》中的千寻，在成长过程中拥有以自己为主体的部分，千寻的恋爱故事只是副线，既不是千寻生活的中心，也不是拯救父母故事的主线。由于宫崎骏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个性复杂，不容易形成固化的性别差异，更是体现了性别平等、性别中立的精神气质，所以，宫崎骏塑造的女主人公会经常做些男孩子气十足的事情，这一原则即便在宫崎骏演绎的古典恋爱故事中也得到遵循，例如《侧耳倾听》中的雫和《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索菲。

在宫崎骏动漫中，性别魅力所承担的作用是有限的，性别魅力仅限于男女关系中的一个要素。身体或外貌之外的魅力要素，例如相互认同、共鸣、尊重、敬慕等，维系着宫崎骏动漫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反之，宫崎骏动漫中的爱情是一种放大的爱情，是闪耀着诚实、舍我、友情，当然还有爱情光环的大爱。

同样的，如果摒弃人性的复杂性，只看善与恶，最终是难以抓住事物的本质的。宫崎骏动漫传递价值观的手法摆脱了固定模式，不仅仅是主人公，对于对立面的立场和主张

3 Erik Weeks, *Great Greek Debates: Disney Princesses VS. Hayao Miyazaki*, <https://www.wired.com/2012/01/disney-vs-miyazaki/>.



的叙述也是周到并具有哲理性的。宫崎骏的动漫探索人性的阴暗面，暴力、仇恨、愤怒、贪婪、愚蠢等，但是，他认为，暴力并非人类的负面部分或不正常的部分，而是人类的属性之一。人类同时具有慈祥和残暴这两种对立的属性。因此，宫崎骏动漫在塑造人物时，刻意地不用正派角色或反派角色等范式来加以设定。这种摆脱了陈旧套路的表达，对于不满足或者说厌倦了劝善惩恶故事的西方观众而言，尤感新鲜。

### 结语

宫崎骏认为，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日本3·11大地震之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日益破产，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即将到来。尽管危机是以美国为震源向世界扩散传播的，但可悲的是，很多日本民众只知道这种诱发文明危机的美国的生活方式，众多的年轻人没有健康的心，没有改变世界的动力，满足于做集体的零部件，满足于做乖乖的社会人。

在日本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强烈批判思想的宫崎骏只是一个边缘人，但正是由于宫崎骏动漫处于与日本主流动漫抗争的边缘地带，身处动漫亚文化地位，反而使宫崎骏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和空间。这正应验了一句原创者不详的真理：先进的思想总是来自边缘。

宫崎骏是不为官方所认可的艺术家的，他

对日本社会的批判均落实在行动上。为了捍卫战后来之不易的和平，为敦促安倍晋三政府放弃修改和平宪法，在参加反对修宪、反对核电站重启的抗议活动中，经常能看到身着白色工作装的宫崎老人。宫崎老人还通过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主张，即便被对立面斥责“晚节不保”、“卖国贼”，也毫不退缩，充分展示了一个战士的形象。对于那些一受到外界压力就选择表达“自律”者，或对表达观点犹犹豫豫者，宫崎老人淡然指出，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什么都不说呢！

宫崎老人在年轻时代，曾经历了日本全国工会组织的“反越战”罢工。当时，日本工人阶级的罢工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工资，而是为了反对越南战争。为此，不惜牺牲劳动者自己的生活。星移斗转，这个传统在日本社会却得到传承。海湾战争期间，日本的群众团体发起在美国《纽约时报》刊登“批判海湾战争广告”活动，宫崎骏积极响应。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同年3月宫崎骏的影片《千与千寻》（2001）获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宫崎骏拒绝出席颁奖典礼，并委托制作人铃木敏夫带去了他手书的宣言：

“如今世界上正发生如此不幸的事态，虽得奖但也无法感受喜悦，这真是很悲伤的事情。”

宫崎老人在青年时代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然后，将马克思主义真理融化在自己的艺术中，在他看来，真理与艺术是统一的，追求艺术的过程，也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